

家人

阿育家裡沒有媽媽。

放學時從未看過她的家人來接她，她總是一個人坐在校門口的矮圍牆，晃著雙腿喝紅茶，雙頰鼓脹脹，沒幾口就喝個精光。其他同學牽著家人的手經過時，常和她揮手道別，她偶爾會回應，偶爾不會，全看對方家長的眼睛。如果那是一雙帶著善意的愛笑眼睛，她甚至還會大聲地叫著：掰掰、掰掰！

小朋友都放學回家後，阿育便會跳下矮牆，鑽進幾十分鐘外的超商，坐在裡面的椅子上寫作業或是畫畫，但沒有買任何東西。店員不會請她離開，有時還會和她打招呼。如果當天是一位捲髮阿姨值班的話，阿育甚至會收到阿姨請客的飲料和茶葉蛋。

店內除了翹著腿嚼檳榔的大叔有時會短暫停留，其他客人幾乎買完東西就會離開，沒有人和阿育共享小小的桌椅。這是她一天中僅有的獨處時光，任音響裡時而沸騰時而柔和的音樂相伴，將自己聒噪的靈魂靜置在白色的塑膠桌椅上，等待外頭的太陽落下，世界灰暗。

太陽落入山的另一頭後，她背起不太重的書包，和櫃檯的店員道聲掰掰，然後哼著歌走回家。

阿育的家離學校有一段距離，按照外地人的說法就是爬山，但對阿育而言，這條路從出生至今已走過無數次，除了有點坡度和有點黑之外，和一般道路並無區別。

沿路的路燈不多，長的路上是一圈圈的光，像許多發亮的圓池一路排開。阿育蹦蹦跳跳，踩過每池光圈，像雨後踩水窪的孩子。偶爾能見著一些生物與她同行，共享這些昏暗的路燈，可能是青色的小蛇，可能是幾隻黃狗，也可能是四處鳴叫的青蛙。阿育甚至看過山羌，那些讓都市人們驚呼連連的生物，但阿育不懂這有什麼奇特的。不就是山上都有的動物嗎，阿育那時邊這麼想，邊聳了聳肩。

這條路上的人家不多，阿育家是其中之一。她家落在主要道路的右側，一間小平房，不大，外頭的院子比裡頭居住空間大得多了。房子的四周盡是檳榔樹，夏天會有許多阿姨叔叔開著小貨車，運出大把大把的枝葉，阿育不知道那是什麼，他們家不做這些，但偶爾小貨車經過她家門口時，阿姨們會遞給她一些小零食，所以阿育很喜歡收割的季節。

熱情寒暄的阿姨們，總讓她想起媽媽。

夜晚的小房子發著光，阿育轉動門把，沒鎖，很輕易就打開了。小小的客廳塞滿了家具，還有許多長年未使用的物品，落在最裏邊的小方桌上則擺了一副碗筷，小盤子裡盛著一些沒有熱氣的菜和肉，看起來是整間屋子唯一一樣新鮮的事物。阿育湊近一摸，溫溫的，還沒放涼。

廚房裡頭咯噠一陣，似乎有人在那兒忙碌著，但阿育沒有理會，也未出聲問候，反倒逕自拉開木椅，將書包丟在一旁地上，開始吃著飯。

就在阿育咬下最後一口肉片，開始咀嚼時，廚房內的人走了出來。她邊用腰間上的圍裙擦手，邊再看見阿育後開口：「阿育回來啦，今天比較晚。」阿育沒有應聲，只是繼續嚼著肉，外加剛塞入口中的青蔥。

阿育家裡有一個阿姨，是她在西部工作的爸爸帶回來的。剛開始在小村子裡造成很大的話題，孩子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只是從大人那裡聽說，阿育家的阿姨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，負責照顧阿育中風的奶奶。聽說這在西部十分流行，但附近的人家都是第一次親眼瞧見。不過，如果是從遠方嫁來的新娘，更遠處的村子倒有幾位。

這對小村子而言，無疑是一樁大事，但阿育一點也不開心。

那位阿姨名叫阿草，阿育也直接喚她阿草，阿育的奶奶則什麼都不會說，只會拿拐杖戳她。

阿草的中文講得不太好，音調也很奇怪，阿育前幾個月根本聽不懂她在說什麼。雖然奶奶的中文也不好，但阿育可以和奶奶用其他語言對話，和阿草卻不行。每次聽著阿草起伏不定的中文，都會讓阿育思緒翻騰，想起中文講得最好的媽媽，但媽媽已經不在了。

阿草剛到家裡來時，阿育十分不習慣，以往只有她和奶奶的小家，住進了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陌生人。爸爸說，這個阿姨會負責照顧奶奶，也會幫忙準備三餐，打掃屋子，偶爾還會和其他村子的阿姨們一起去採萆薢。爸爸說阿姨需要錢，他們需要人幫忙，相互依存，不能排擠人家，阿姨隻身離家，離開丈夫與孩子已經很難過了，他要阿育不要找人家麻煩。

奶奶中風後，阿育被迫學會許多技能，洗衣、煮飯、打掃，還要幫奶奶擦背。住在附近的叔叔一家常來幫忙，也提議過奶奶和阿育可以去住他們家，但阿育不要，她和表哥處得不好。除了叔叔一家，左鄰右舍的阿姨伯伯們也常常往她家送飯，山豬肉、藤心湯等，全是阿育喜歡吃的東西，雖然奶奶行動變得

很緩慢，笑的時候總有半張臉面無表情，也不能說話，但她並不排斥這樣的生活。她覺得自己過得挺好的，想做什麼做什麼，沒有人會管她，自由自在。

因此，當爸爸告訴她要好好和阿草相處時，阿育告訴爸爸她並不需要阿草。但爸爸沒有理會她。明明爸爸一年回家沒幾次，卻都要裝作很了解她的樣子，擺出苦口婆心的姿態，對她指點再三，好像所有的錯都在她。看著自顧自地說話的爸爸，阿育撇了撇嘴，她能保證，自己絕對不會喜歡什麼阿草還是阿花。

阿育聽同學說，他的媽媽告訴他，現在從外地來幫忙的阿姨們常常偷懶，已經不像五六年前認真負責了，他們住在西部的朋友曾顧過一位阿姨照顧家中爺爺，結果那個阿姨每天都把爺爺推到河邊，叫爺爺隔著厚重鐵欄看河，好好休息，然後自己坐在附近的樹下滑手機。要不是他們家發現爺爺曬傷的紅手臂，還不知道這件事呢。

「西部人都叫她們阿勞。」同學坐在阿育前面的木桌上，晃著雙腳。阿勞。阿育跟著複頌了一次。

阿草剛來的時候，做每件事都小心翼翼的。打掃屋子時，她會問阿育一些整理的細節，但阿育都不想回答。

「隨便啦，妳想放哪裡就放哪裡。」阿育背起藍色的小背包，跳上腳踏車，也沒告訴阿草她要去哪，只是一蹬腿，衝得遠遠的，人影很快消失在斜坡下。那天晚上，阿草擺在木桌上的食物，直到冷得變硬了都沒有人吃。

阿育的奶奶沒辦法說話。在中風以前，奶奶是小村落裡最關心人的長輩，她甚至認識阿育每一位同學，走在路上招呼不斷，每個人見到她都會甜滋滋地叫一聲奶奶，然後和她寒暄半天。但自從那次在廚房眼前一黑，連呼救都做不到，只能在村民的協助下，匆忙送去幾十公里外的大醫院後，奶奶的性情便逐日冷漠。她似乎厭倦了這世上的一切，無力的半身讓她的生活無法自理，連洗澡、換衣服都需要人的協助，幾十年的自尊心在一瞬間摔碎，像是一輩子的溫柔付出都被人踩在腳底，碾壓蹂躪。

剛開始由阿育幫忙打理生活時，奶奶還不會氣憤，但每每看見孫女為了自己忙進忙出時，她都會用能行動的那隻手，舉著拐杖敲打地面，似在發洩無處可宣的委屈和自責。後來阿草來了，那些自怨自艾便落在了她身上。

但阿草從來沒有抱怨。

阿育不知道阿草是為了什麼才一直忍耐，為了賺很多錢？為了一個生活的地方？還是什麼其他的東西？她不知道，她最一開始也沒興趣知道。自從阿草到她們家幫忙後，阿育便不再像從前那樣忙碌勤勞，反而天天往外頭跑，能多晚回家便多晚，留下阿草獨自照料奶奶。

這個家不怎麼大，能打掃的區域有限，奶奶也常常躺臥在床上休息，因此阿草的休息時間還算充足。她常利用外出採買或工作空檔同附近的鄰居交談，雖然一開始村民們仍保有芥蒂和狐疑，但久而久之，他們逐漸喜歡上這位有禮貌的外國姑娘，甚至很樂意和阿草分享一些村裡趣事。

慢慢地，阿育發現，當她和鄰居叔叔阿姨聊天時，談話內容出現阿草的次數逐日頻繁。

啊，上次拿給阿草的檸檬好吃嗎？我跟她說可以榨汁，夏天喝消暑。阿育呀，幫我謝謝阿草，前幾天店裡人手不夠，請她來幫忙包水餃，真的很謝謝她呢！上次看阿草在曬被子，你們家東西用久了記得換一下喔，對奶奶身體比較好。

稀鬆平常的問候裡，總夾帶著阿草的名字。阿育皺起眉頭，她很想跟鄰居們說，阿草不過是家裡幫忙的阿勞，不是這個家的人。但她沒有將內心話說出口，只是撇撇嘴回應。

有喔。好的。謝謝。

阿育在家裡幾乎不和阿草閒聊，除了生活中必須的對談外，她都把自己關在小小的房間裡，或坐在奶奶的床尾，抱著雙膝，分享今天發生的趣事，也不在乎奶奶無法回應。阿育其實是個很喜歡講話的孩子，老師在她的學習評語上寫道：很有學習熱忱，就是有點聒噪。但聒噪這個詞，阿草還未在阿育身上體會過。

阿草眼裡的阿育是個沉默懂事的女孩，一雙眼裡藏滿心事，難以親暱。所以當阿育衝著她大喊時，她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只能無助地瞪大眼，想請阿育放慢語速。

「我的紅色兔子妳放去哪了？那個很重要欸，妳不會給我丟了吧！」阿育抱著一件鵝黃色的長洋裝，癱坐在客廳的地上，歇斯底里地大哭。她咆哮似的質問過快，阿草沒辦法聽清每個字，但她知道阿育在罵她。

一切的起因是阿育最喜歡的黃色洋裝。

阿育只有在特別的日子才會穿那件洋裝。前幾天朋友生日，她們幾個小女孩坐公車去市中心看電影，她久久才看一次電影，所以格外珍惜，穿上了自己

最喜歡的衣服，還和朋友們拍了好多照片。然而這件洋裝在阿草曬衣服時，不小心遭一旁的樹枝勾破了，在腰際處多出一條裂縫。

「還有我的白襯衫！我前幾天要穿，但那時候我都找不到，可不可以不要再把我的東西亂放啦！」那件洋裝就像某種開關，觸發了阿育這幾個月來的所有不滿，她宣洩，暴發，將現在或以前的情緒四散，如箭矢一般刺在阿草身上。這些情緒多半沒有名字，也非全因洋裝導致，它們來自阿育這些日子裡的自我質問和動搖，累積成塔，轟然倒塌。

「你不要亂動我的東西——！」

阿育像個鬧脾氣的孩子，坐在地上大哭大叫，阿草則站在一旁，默默接下這些積埋已久的情緒。

「那是我的東西、是我的東西，還有我媽媽的，都被你弄亂了、弄亂了……。」阿育哭到後來，聲音越來越細，只剩下斷斷續續的抽氣聲。她一雙眼睛哭腫了，鼻水順著她的呼吸，在鼻尖吹起小泡泡。她將洋裝揉成一團，緊緊抱在懷裡。「這也是媽媽送的，是我媽媽送的……。」

當晚，阿育哭累後，躺在房間地上睡著了，醒來時身上蓋著一條粉色薄被。她知道這不是奶奶蓋的，奶奶行動不便。捧著粉色薄被，她坐在地上發呆了一會兒，才起來梳洗、上學。

那天同學們都說阿育特別沉默，問她怎麼了也不說，只是一個人坐在位置上發呆，翻著課本，眼睛卻看向窗外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從遠遠的地方勾著她，讓她神遊天外。阿育下課後依然晃到附近的超商，在那兒寫作業、畫畫，但她沒有再隨著音響裡的節奏晃動，也不再活力充沛地和店員打招呼，連捲髮阿姨遞來的飲料都喝得很慢。

她住的地方看不見夕陽，天色漸漸昏暗，她和往常一樣慢悠悠地走回家。家裡的桌上擺放的食物仍冒著微微熱氣，還有阿育最喜歡的藤心湯，裡頭有幾顆小米湯圓滾動著，不知道是哪位善良鄰居送來的晚餐。

她沉默地吃著飯。屋子裡好安靜，奶奶躺在客廳的床上睡著了，平常總是開著的電視難得漆黑一片，而阿草不知去向。吃飽的她將碗筷收到廚房，盯著水槽沉思一陣後，伸手把碗筷洗乾淨，並收回架上。

她好久沒有洗碗了。

客廳床上的奶奶鼾聲細微，阿育蹣手蹣腳地回到屋裡，想同以往鑽進被窩中滑手機，卻發現她的桌上擺著東西。是一隻紅色兔子、摺好的洋裝，還有掛在一旁的白襯衫。她將洋裝舉起來檢查，上頭的破洞已經補好了，看不出曾經

有過受損的痕跡。和她出門前一樣，乾乾淨淨。

阿育將洋裝和襯衫摺好，收回衣櫃裡。夜已深，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最終抱著紅色兔子睡著了。

隔天，阿草如常準備早餐，阿育也同往常一樣安靜用餐，加上奶奶，三個人沉默無聲，只有筷子和瓷碗的輕微碰撞。她們家早餐吃得簡單，阿草搬來後也入境隨俗，僅有炒蛋和麵包，頂多閒暇時加上一杯牛奶。

阿育吃東西很快，五分鐘後就離開餐桌，背起書包準備要出門。

「阿育，上學加油。」在她關門前，聽見了阿草的聲音，一樣帶點口音。她關門的手頓了頓，嗯了一聲後便完全合上。

阿育以前從來沒有回應過阿草的問候。

阿草的筷子停在半空中。

那之後阿育的家裡還是很安靜，除了奶奶拐杖敲打地面的聲音，最多的即是阿草輕哄奶奶的低語。阿育還是不愛和阿草說話，也還是很晚回家，並且常常關在房間裡。但仍舊有些東西悄悄改變了。

譬如屋子裡多了阿草說話後的答音，偶爾放在洗衣機裡洗好的衣服會在阿草抵達時就被曬起，洗碗槽裡不再疊著高高的碗筷，甚至連奶奶的笑容都多了些。

不知是因愧疚或善意，還是出於其他原因，阿育自那次後，再也沒有對阿草發脾氣，她變回先前那個安安靜靜的孩子，彷彿所有生活的感受都吞進了肚腹裡，沉默在身體最深處。但阿草還是發現了，原本那雙興趣缺缺的眼睛，產生細微的變化。它開始會隨著阿草的行為移動，也會在對上眼後迴避。儘管小心翼翼，卻沒有惡意。

以前根本連眼都對不上的。阿草笑了笑，手中打掃的速度加快了些。她知道，這個年紀的孩子，只會對親近的人大發脾氣，不熟或不在乎的人，他們根本懶得搭理。自己算跨過那一小步了嗎？阿草邊想，邊將畚箕裡的垃圾倒入垃圾桶。

雖然阿育待在家裡的時間不多，但她偶爾會聽見阿草打電話的聲音。多半是在晚上十點左右，阿草用她聽不懂的語言，小小聲地和遠方的誰聊著天。雖然阿育聽不懂，但她知道阿草肯定是在和很熟悉的人講電話，因為阿草的聲音好溫柔，語速很慢，像是叮嚀或鼓勵。阿草有時候和她講話也很溫柔，細細地，緩緩地，像是要把一字一句輕巧地揉進她耳裡。面對這樣說話的阿草，阿

育回應的話會比平常來得多。

這樣的柔聲細語阿育有些熟悉。她很久以前也常常聽到這種聲音，但已經太久以前了，她想不起說話的人究竟和她說了什麼，但她記得和對方說話的心情，很開心，很溫暖，好像那人把全世界的愛都捧在自己面前。

她很久沒聽見了。

而阿草電話那頭的人還聽得見。

阿育趴在床上，聽阿草的聲音夾雜在電視的喧鬧中，忽亮忽低的傳入耳中，突然覺得很羨慕。

「……阿草也會這樣對我說話啊。」她把頭蒙進被窩中，自言自語道。

一學期很快就過了，路上的台灣藜也由綠轉紅。新的學期裡，阿育的導師幫阿育報名了放學後的數位學伴活動，目的是讓她在放學後的空檔仍有人陪伴。她的課後時間從超商搬遷到了一間電腦教室，和十幾個孩子坐在一塊兒，一人面對一張螢幕。剛開始阿育很侷促。螢幕那頭是一位二十歲的姐姐，和她在同一座城市裡讀書。姐姐是在大城市長大的，她口裡的世界光鮮亮麗，繽紛鮮豔，很快便激起了阿育的好奇心。

課程的間隙，阿育總會催促姐姐，要對方多講一些有趣的故事。

「每次都我在講，阿育也和我分享一些啊。」某次，在阿育念完課文，又想慫恿姐姐閒聊時，姐姐笑著這麼說。

自己的生活平淡無味，每天周而復始，連未來要做什麼都不知道，哪有任何新奇的故事呢。阿育低下頭，眼神從螢幕前移開，聲音低了許多。

「我沒有什麼可以講的……。」她嘟囔幾句，很快轉移了話題。

那個週末，阿育的同學家要採收紅藜，他們召集了村裡的人，阿草也在幫忙的名單裡。週五的晚餐時間，阿草試探地、謹慎地詢問阿育：「阿育，明天我要去你同學家裡幫忙，你要一起來嗎？」出乎意料的，阿育答應了。

冬天的風很強，他們頂上的草帽都垂掛在脖頸，隨著北風搖擺。阿育和同學勾肩搭背，在小徑上奔跑嬉戲，手裡舉著紅色的藜穗，玩累了就席地而坐，聊些班上的趣聞或八卦。阿育看著一戶一戶人家聚集在田裡，邊忙碌著邊彼此交談，偶爾還笑出聲音，突然覺得這樣的日子也不錯。

阿草穿了件藍色的長袖上衣，在一片紅綠中各位顯眼。阿育看見阿草和身邊的阿姨們聊著天，將一束束藜穗收入背後的竹簍裡，冬天柔和的陽光灑落在她的臉上，她將草帽戴上，但沒過多久又遭風吹落，反反覆覆後，很快就放棄

戴帽子了。

「你在看什麼？」阿育的同學湊到她身旁，順著阿育的目光一看，喔了一聲。「我知道她，她是你們家的阿勞對不對？」

「不是阿勞。」阿育一聽，立刻轉過身，看著她的同學。「她叫阿草，不叫阿勞。」

而後，阿育將目光再放回阿草身上。她看著眼前一片紅藜田像海浪一樣，因風而擺動。阿草身在其中，一襲藍衣，她手握藜穗，好像主宰紅色海洋的公主。

「阿草做飯很好吃喔，還超級會縫衣服的……，而且我奶奶很喜歡她啦。」阿育悄聲道，但她同學聽見了，轉過來看著說話的阿育。阿育的臉上也陽光落下，光線穿過頂上草帽的細縫，金黃點點，襯著方才奔跑後在臉頰留下的紅潤，還有因笑而露出的上排牙齒，看上去很快樂。

阿育的同學沒有在說話，他在阿育眼前揮舞著手中的藜穗，兩人很快又跑了起來。

隔週，枯燥乏味的課堂結束後，阿育吃了一大碗熱麵線當晚餐。那天的風仍舊很大，風將外頭的椰子樹吹得嘎作響，他們一群孩子聚在教室裡，關上門窗後，竟感到一些熱意。肚子飽到微脹的阿育興沖沖地坐在電腦前面，和螢幕那頭的姐姐上上課、聊聊天。

姐姐週末回了西部的家一盪，去吃了一間很有名的火鍋店，那間店裡甚至還有變臉表演。阿育聽得入神，學伴姐姐見狀，順勢問了一句：「那阿育呢？」

阿育愣了會兒，想起了站在紅藜田中的阿草。

那天是阿育第一次和姐姐分享她的生活。

「我和家人一起去採收紅藜，那天風真的超大的！」阿育邊比手畫腳，邊生動地演繹著當天的情景，把螢幕對面的姐姐逗得咯咯笑。

「真好，你這個週末過得很充實呢。」

「對啊！」阿育笑著點頭，大聲附和著。「而且很快樂。」